

梦里桃花系列



[香港]岑凯伦

爱在心尖

梦里桃花系列

爱在心尖

●
「香港」岑凯伦

(宁)新登字 05 号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爱在心尖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17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522—1/Z. 223

定价:7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爱在心尖

那是一幢两层楼高的房子，围绕着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园，附近有几幢类似的房子，也有几幢新建六层楼高的大厦，环境非常好。

因为房子建在山顶，平常没有什么人来，所以连车辆也很少，进进出出，来来往往的都是住在这儿的“自己人”。

那幢围绕着花园的洋房有个很高却很漂亮的缕花铁门，从门外望去，花园中整理得十分整齐，美观，各式各样的花盛开着，旁边还有个小温室，四周都是玻璃，看得见温室里吊挂着、摆着不少兰花。

铁门边的黑色大理石柱上，有两个金色的字“晴园”。

“晴园”的美，不在那气派豪华，而在它的幽静、它的雅致。而在它的——遗世独立。

“晴园”里住着怎样的主人呢？与世无争，淡泊名利的老人？身体不好的美丽女主人？或是——

一辆雪白的小跑车停在门前，铁门立刻开启，跑车驶了进去，跑车上坐着一个非常年轻、漂亮的女孩子。

在人人都喜欢“保时捷”的今天，这女孩子竟驾了辆“潘迪”火鸟，或者就象她的人吧？也是与众不同的。

她不是骄纵的富家女型，也不是文艺小说里不食人间烟

火的梦幻型，她不特别冷漠，也不特别热情，她只是很淡，淡得——很遥远似的。

而且她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傲气。

她的傲气不是言语，不是表情，不是行动，而是自自然然，不知不觉中散发出来的。

停好车，她大步走进去。

她走起路来很挺，很神气，虽然她看来很瘦。

一个身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迎着她进去。

“小姐，回来了！”女佣说。

她正想问母亲在不在家，突然听楼上传下来的歌声，是好古老、好古老的一首——《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》——常在心头。不必再问，她已确定母亲在家，这是母亲唯一要听的歌，也是母亲唯一的唱片。

她快步奔上楼，只见母亲坐在卧室的阳台上，床头柜上的古老唱机正播送出那首歌。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！”她叫。

母亲回头，大约五十岁，却依然美丽动人；眉宇之间似乎有一抹好柔好柔的忧郁。

“容若，”母亲唤着女儿的名字。“我竟没有听见你的车声，你没开车回来？”

“车声那么大也听不见？”容若笑，即使对母亲的笑容也是那么淡。“你是全溶进音乐里了。”

歌声就在这时候停了下来，母亲指一指，容若快步过去收拾起唱机。

容若常常想，这是不是香港唯一的古老唱机？大约是四十年代的，要用摇，每唱一次要换一次唱针的。唱片又厚又重七

十八转的，这么古老的东西，母亲竟保留了四十年，这里面——是否有原因？

“这是我们陶家的传家宝，是吗？”她开玩笑地。

“不，不是陶家的，是我的。”母亲立刻说。

容若呆愣一下，不是陶家的？这话怎说？她叫陶容若，母亲是陶太太，虽然父亲已经过世，却也没有理由说这房子里的东西不是陶家的。

“妈妈——”她愣愣的。

“是我陪嫁的东西。”母亲吸一口气，转过脸去。

原来如此。

容若小心地把唱机盖子盖好，她知道这是母亲最心爱的，连工人抹灰都不许，必须由母亲亲自动手的。

“今天回来得比较早？”母亲转移话题。

“是！有个教授去英国开会，我们自动放假！”容若的口吻很孩子气，神情却不是。

或者她的一切神情都太淡，连孩子气也看不出吧！

“现在的学生真舒服！”母亲靠在安乐椅上。

“你们那时的学生很痛苦？”容若问。

“不是痛苦，只是没有你们这么多自由！”母亲摇头。

“自由？”容若耸耸肩。“我很管束自己的，太多自由对我也是没有用的！”

母亲看女儿一眼，没出声。

“是不是我比较象爸爸？”容若问。

“也许吧！”母亲随口说。

“我对爸爸已没什么印象，”容若坐下来。“只记得他很漂亮，很高大，很神气。”

“是——他已离开我们很久，很久了！”母亲说，还带着一声似真似幻的叹息。

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定很好，母亲一直不肯对父亲用去世两个字，而只用离开。

他们的感情很令人羡慕的，很——天长地久的，是吧！现代再也难找到这种感情了。

“妈妈，放暑假我们去旅行，好不好？”容若容然说，“美国签证难办，我们可以去欧洲，如何？”

旅行太累了，我不适合！”母亲连考虑也不考虑。

“什么不适合？你又不是七老八十，”容若摇头，“走一走，看一看各地的风景，我担保你身体更好！”

“我现在身体不好吗？”母亲反问。

“我觉得你心境比年龄老！”容若直视母亲。

“的确是老了嘛！你都这么大了！”母亲笑。容若也笑。

“才怪呢！我们每次出去，不是都有人当你是我姐姐？”

人家故意令我开心的，”母亲说，“你长得完全不象我，又怎能象姐妹呢？你比我漂亮！”

“不，我同学都说你比我漂亮！”容若开心地说，“也许我外型、五官比你好看，但你美在意境！”

“谁说的？人还可以美在意境？”母亲笑。

“怎么不行呢？他们是这么说的！”容若说。

母亲透一口气，站起来从阳台走回来。

“还没有找到你看得上眼的男孩子？”母亲问。

“急什么呢？我才二十一岁！”容若淡淡地说，“你都三十岁才生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——那时身体不好！”母亲说。

“我们现在是流行晚婚，很多女孩子三十岁才结婚，多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！”容若说。

“流行是一回事，你眼光太高，找不到男朋友，到了三十岁就迟了！”母亲说。

“那也无所谓，我陪你过一辈子，岂不更好？”她笑。

“傻孩子，你陪得了妈妈一辈子吧？”母亲白她一眼。“女孩子始终要嫁的！”

“那是上一代的思想，”容若不同意地说，“如今女性喜欢独立自主，结婚只是次要的！”

“那是没有爱过的人说的，”母亲肯定地说，“爱情来到时我保证什么条件都会放弃。”

“妈妈，你错了。今天的男士们已与你那年代不同，个个都小家子气又没本事，感情不专一，更现实得可怕，说实在的，我没兴趣。”容若说。

“这是什么话，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好男孩！”母亲正色地说，“你不能先持有排斥的心理。”

“我不排斥任何人，只是——试想，学历和我一样，能力和我差不多，我有什么理由看上他们？”容若说。

“这儿毕业立刻出国！”母亲说。

“也一样，全世界的男士们没有什么差别，”容若说，“对你施一点小惠，就想得到你灵魂了！”

“说得那么可怕，我不相信！”母亲笑了。

“真的，我没有夸大其词，”容若说，“你太少接触外面的社会，你不知道人心变得多坏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，竟也和你爸爸一样偏激！”母亲叹一口气。“态度平和些，对你有好处的！”

“我承认比较偏激，但事实上，现在的男孩子和那个时代绝对不同了。”容若想一想。“有时候见小说里描写以前的那种感情，的确羡慕得不得了，如果我能碰到，放心，我全面投降！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些了！”母亲笑。

女佣敲门进来。

“小姐，点心预备好了！”

“好，我就下楼。”容若点头。“妈妈，陪我下楼吃一点东西，嗯？”

“现在吃点心？不用吃晚餐了？”母亲看表。

“晚上学校有个晚会，”容若说，“我答应倩儿她们一定去的！”

“晚会，跳舞？”母亲意外地问。

“我会跳舞吗？”容若站起来。“有一些表演什么的，主要是联络同学之间的感情！”

“那就快去吃点心，”母亲说，“你自己下去吧！”

容若对母亲笑一笑，转身出去。

当她走到楼梯上时，背后又飘来那首古老的恋歌《常在心头》，那是一首属于母亲的歌。

或者——有一天她能知道歌曲里的故事？会有这么一天吗？会吗？

她坐在宽敞的饭厅里吃点心，是鸡汤水饺，女佣站在背后伺候着。

“四姐，妈妈今天有没有出去？”容若问。

从窗口望去，母亲那辆奔驰四五〇好象好久没动过的样子。

“没有。夫人总在楼上听歌，”四姐摇头。“就是听那一首

歌！”

“你会不会唱了？”容若笑着问。

“会哼那首歌啦！”四姐是几十年的老佣人。“那些英文鬼话，我就不懂了，夫人——怎么总听那首歌呢？”

“或者是爸爸和她的订情之歌？”她猜。

“以前少爷在时，夫人从来不听的，”四姐摇头。“少爷去医务所时夫人才听！”

容若的父亲以前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名医，所以他去世后，留给太太、女儿的家产也十分可观，也因此使他们能过人上人的生活。

“真是这样？”容若意外地说。

“是真的！”四姐偷偷朝楼上望一眼。“而且——我知道少爷不喜欢这首歌。”

“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”容若追问。

“有一次——我听见他们吵架，就是为了这首歌。”四姐悄声说。

“他们——爸爸和妈妈也吵架吗？”容若大吃一惊。在她印象里，父母亲感情好得不得了，父亲甚至不会对母亲大声说话。

“是——别提了，”四姐很害怕的样子。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提起来不好！”

容若点点头，继续吃她的点心。

她相信四姐的话，除了四姐在她家几十年外，四姐还是个十分忠直的人，她真的相信她所说的。

只是——难道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么好？母亲那首歌真的是另有一个故事？

她——真是渴望知道。

学校的礼堂里，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，这个晚会虽然不是舞会，却也不像普通的表演会——观众坐在台下，表演者在台上的那般隔膜。

表演还没开始，椅子已排在四边。

容若是去接了林倩儿之后一起来的，倩儿也住在半山，接她只是顺路。

容若穿着白色细麻衫裙，她总是穿白色，非常适合她的一种颜色，能配合她很遥远的那种淡。

她们一起步入礼堂，找不到熟同学，就先随意找位子坐下来，反正还有五分钟晚会就开始了。

同学们都穿得很整齐，和平日在教室中所见的大不相同。其实容若已经三年级了，却只认识很少的人，这和她的淡漠有关吧！

有人宣布晚会开始，三五成群的人都找位子坐下。一个男孩子走到容若旁边，低声而礼貌地问：

“我能坐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容若点点头。

即使她笑，依然是淡而远的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吸引力，何况她美丽。

她并没有注意旁边的男孩是什么样子，这与她没有什么关系，晚会结束大家分开，以后可能再也碰不到。

她绝对不会在这种场合里去认识男孩子的。

她和倩儿聊几句，又一个连一个地看表演，那同学们的表演如果不期望太高，实在相当好了。

司仪又在报告节目，容若也没怎么留意听，她身边的男孩子站起来，拿着小提琴走了出去。

哦！原来那男孩子还是表演者呢！

他站在当中，相当高，而且也瘦，是那种潇洒的瘦，不是瘦得见骨的那种。

站得远，看不见他的模样，却看提见他的气质很好，非常好。

他穿了一身黑，黑西装，黑衬衫，很突出的形象。

“他是谁？”容若正在想这问题时，倩儿先开口问了。

容若耸耸肩，她怎么知道呢？

“我们校园里也会有这么出色的人物？”倩儿问。

容若还是没出声，因为那男孩已开始表演。

一听那曲子，容若就呆住了。

那不是——母亲的那首歌？那首古老恋歌《常在心头》吗？这男孩也奏这曲子？

不容她多想，熟悉的音符象流水般地泻出来，是母亲的那首曲子，那首起码有四十年的古老曲子，这男孩不过二十多岁，他也会这首歌？

容若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这首歌肯定“失传”了，或者不该说失传，但她确不曾在除了她家中之外的任何地方听过。

而这男孩却演奏，这——是一种巧合？一种带着某种深意的巧合？

她不曾听见那男孩演奏完，只听见掌声，啊——她下意识地跟着拍手，那男孩已鞠躬，从容不迫地朝她走来——不，不是朝她走来，是回到他的位子上。

这下子，容若开始不安起来，她的不安在于——她可不可以问问这首曲子的事？

然而这毕竟是冒昧的，所以她没有开口，直到晚会结束，大家都站起来，预备离开。

“走吧！”倩儿推推她。“今晚节目还算精彩！”

“哎——好，”容若点点头，忍不住朝那男孩望去，意料之外的是，那男孩也正望着她，她心头一震，立刻说，“我们走！”

才走两步，就有声音拉住了她。

“你可知道，无论远近，我都无法看清楚你！”男孩子的声音，是——他吗？

容若和倩儿一起回头，这男孩在说谁？他看不清楚谁？

男孩子的视线始终停留在容若的脸上，带着一抹困惑，一抹深思，一抹探索之色。

“我始终没有看清楚你，”他叹息，“你坐在我旁边，离我这么近，我还是看不清！”

容若愣然地指着自已，是她。

“你的脸——淡得那么遥远，我竟看不清，”他又说，“我没有见过比你更奇妙的人！”

这一霎那，容若十分动容，因为他是第一个能欣赏她的人，他说的“淡而远”。

“看人——有时不必用眼睛，”她说得幽默。“用感觉去看可能更真实些！”

“啊——感觉！”他一震，恍然大悟。“你说感觉！”

“是！”容若直视他。是的，他是个漂亮的男孩，非常漂亮，尤其那一身醒目的黑，更能衬托出他与众不同的气质——他和容若都有不同的气质。“有一个问题，你——为什么选那首

曲子演奏？”

“因为它美丽，因为我喜欢！”他立刻又说，“你——为什么问？”

“那是一首起码四十年的古老曲子，我不相信现在还有人记得它！”她说。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？”他凝望着她。

“因为它美丽，因为我喜欢！”她笑了。

他似乎被她那淡淡的笑容所震住了，愣愣地呆望着她出不了声。

“你演奏得很好，再见！”她说。

转身挽着倩儿离开。

“等一等——我是傅以哲，”他叫，“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容若再转头，留下淡淡的嫣然一笑，飘然而去。

“那个傅以哲好象从地底冒出来的，”倩儿还在研究，“我发誓以前没见过他。”

容若只是专心开车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“我看他是故意坐在你旁边的！”倩儿又说。

容若看她一眼，摇摇头。

“倩儿，我发觉你今夜话特别多。”她说。

“是你特别沉默吧？”倩儿笑。“我看那个傅以哲啊，八成是对你有意了！”

“这么简单的事？”容若不以为然。

“今夜你们俩一黑一白的相映成趣，又坐在一起，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朝我们这儿望？”倩儿笑。“起先我还以为自己蛮有吸引力的，原来是会错了意！”

“林倩儿，今夜你简直无可救药！”容若还是那种淡淡的笑

容。

她们俩是好朋友，又是中学同学，也不怕玩笑开得过份，因为她们太了解了。

“是我无可救药？或是那位傅先生的对白过于文艺呢？”倩儿大笑。

“随你说吧！”容若不以为意。

“他说看不清楚你哦！你说用感觉去看，天衣无缝的对白嘛！”倩儿继续打趣着。

“不是被你说成黑白双煞吗？”容若风趣地说。

倩儿不响，哼了几句歌词。

“他今夜演奏的是什么曲子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呢？”倩儿问。

“我刚才不是问过他了吗？”容若说，“那是四十年前的古老恋歌，叫《常在心头》！”

“哇，真够浪漫，”倩儿怪叫。“他是为你演奏的，是不是？我担保今晚只有你一个人懂这首歌！”

“是吗？”容若不置可否。

“还是，我担保明天他就会来找你了！”倩儿说。

“你可以挂牌替人算命了，这么灵！”容若笑。“我可是连傅先生的样子也没看清楚。”

“这不就正好？你看不清他，他看不清你，大家一起来个象雾又象花的恋爱。”倩儿兴高采烈地说，“喂，别傅先生这，傅先生那了，真难受！”

“还恋爱呢！”容若摇头。“我们叫他什么？A君？B君？”

“该是F君，傅嘛！”倩儿大笑。

容若把车驶进倩儿家的大厦停车场。

倩儿下车，在车窗边说：

“看来我搭你便车的机会不多了，”她眨眨眼。“F君就快把我赶走了！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我今夜不会兴奋得失眠呢！”容若一笑后将车驶离。

五分钟后，她回到了山顶的家里。

意外地，母亲还没有睡，卧室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歌声，《常在心头》，到底什么人、什么事常在母亲的心头呢？

容若轻扣母亲卧室门，然后走了进去。

母亲立刻关了唱机，歌声寂然。

“还没有睡？”容若看一眼那古老唱机。

她又想起那个傅以哲，很奇怪地。

“等你，反正也睡不着。”母亲说，“晚会好玩吗？人多不多？”

“很不错，比想象中好！”容若说。

“先送倩儿回去，是吗？”母亲慈祥地望着她。

“当然。”容若考虑一阵。“妈，今晚有件很奇怪的事，有个男同学演奏这首《常在心头》！”

“是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”母亲反问。

“四十年前的老歌，怎么可能有人记得？”容若说。

“记忆里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！”母亲说。

“但那男同学才二十几岁！”容若摇头。

母亲望着她一阵。

“或许他也象你一样，在家中长辈那儿听过这首歌吧！她说。

“当年这首歌很流行？”容若问。

“是！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年轻人都会哼这首歌，这是部外国电影的主题曲！”

“那——或者吧！”容若耸耸肩。“不过那是个很特别的男孩子，穿了一身黑！”

“穿一身黑？！”母亲皱眉。

“说的话也很古怪！”容若说，“他就坐在我旁边。”

“哦——多大的孩子？姓什么？”母亲问。

容若很意外，母亲竟也对这事感兴趣？母亲——除了她的古老恋歌外，似乎对什么都不过问的。

“二十多岁啦！姓傅！”容若说。

“哦——姓傅。”母亲透一口气。

她为什么要透气？

“怎么？你认识他？或是他的长辈？”容若问。

“不，不认识，怎么会认识呢？”母亲笑了。“这几十年来母亲几时和外面的人接触过了？”

“我以为会是你老朋友、老同学的儿子什么的，”容若故意试探。“我听他演奏那首曲子时，真的吓了一跳！”

母亲吸一口气，摇摇头。

“去睡吧，我也要休息了。”她说，“那首曲子——并不是我专有的，当年的年轻人谁都会唱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！”

但是，是容若乱想吗？

那里面分明有一个故事，一段往事，她怎么乱想？

容若并没有象倩儿所说的第二天就开始碰到傅以哲，他没有出现，当然，容若并不在意。

傅以哲似乎专为那晚的演奏而出现在容若面前，演奏一